

老殘遊記

人民文學出版社



刘 鹗 著

老 残 遗 记

陈 翔 鹤 校

戴 鸿 森 注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七 九 年 · 北 京

老 残 游 记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上 海 出 版 印 刷 公 司 重 印

上 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上 海 群 众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197,000 开 本 850×1168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8 \frac{1}{2}$ 插 页 2

1957 年 10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79 年 5 月 上 海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1—100,000

书 号 10019·655 定 价 0.82 元

出版說明

老殘遊記二十回，一九〇三年發表於綉像小說半月刊，至十三回因故中止，後續載於天津日日新，原署鴻都百鍊生著。作者的真名叫劉鶚，字鐵雲，清末江蘇丹徒人，生於一八五七年，卒於一九〇九年。他出身於一個封建官僚的家庭，却無意於以科舉博取功名，懂得算學、醫藥、治河等實際學問。曾先後在河南巡撫吳大澂、山東巡撫張曜處作幕賓，幫辦治黃工程，得到很大的聲譽。又曾向清廷建議借外資興築鐵路、開採山西煤礦，事情雖非經劉鶚手辦成，但在帝國主義列強對我國虎視眈眈，全國人民同仇敵愾的時候，這種不惜有損主權以維護清廷腐朽統治的主張，顯見違反人民的利益和願望，遂被目爲『漢奸』。劉鶚也終因不得志於清廷，去而經商，有過多次創辦實業的計畫，最後都一一歸於失敗。庚子（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事起，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劉鶚向聯軍購得太倉儲粟，設平糶局，以振北京飢困。一九〇八年清廷即以私售倉粟罪加以逮捕，流放新疆，次年七月病死於迪化（即今烏魯木齊）。

老殘遊記是劉鶚晚年寫的一部小說，成於一九〇六年。書中借老殘的遊歷見聞，對當時吏治的黑暗痛加攻擊，揭發了所謂『不要錢』的『清官』，其實是一些『急於做大官』（第六回）不惜殺民

邀功、用人血染紅頂子的創子手。客觀上幫助人民認識到對整個官僚集團是不能寄以任何希望的。這裏反映出作者同情民生疾苦的比較進步的一面。但他的基本政治觀却是落後的，甚而是反動的。他堅決擁護封建統治，對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本質缺乏認識，反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義和團的反侵略鬥爭，這在書中也有明顯的表現。因之，老殘遊記是一部瑕瑜互見的書。

本書流行五十年來，擁有相當廣泛的讀者。許多人都稱道它的文字藝術，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也讚說：『敘景狀物，時有可觀。』作為一部藝術作品來看，無論在語言的運用上、在對生活的觀察上、在細節的描繪上，都看得出作者不顧因襲、追求創造的精神。與晚清的同類小說相較，藝術上的成就是比較卓越的。

今年恰值劉鶚誕生一百周年，我們整理出版老殘遊記，既以表示對作者的紀念，也希望有助於對本書思想、藝術價值的進一步研討。

這個本子是以天津日日新聞本為依據，參校了綉像小說的連載本、亞東圖書館本、藝文書房本，文字、標點都作了一番訂正。為了方便閱讀，加了一些簡單的註釋。又有續集六回，我們據良友復興圖書印刷公司單行本，排作附錄，沒有加註。在校勘上，有各本俱誤，我們據文意改動的個別地方，需要作一交代：

(一) 第十一回一〇七頁『取已陳之芻狗而卧其下，必眯』句，『眯』，日日新聞本作『咪』，他

本作『昧』，據莊子本文改『昧』。

(二) 第十七回一六九頁『却拿狼皮褥子替人瑞蓋腿』句，『狼皮褥子』各本俱作『虎皮毯子』，與第十二、十六回所述情節不合，據前文改。

(三) 第十八回一七五頁『則賈家之死，不由月餅可知』句，『賈家』各本俱作『魏家』，據文意改。

(四) 第十九回一八一頁『你却先到齊東村去』句，『村』各本俱作『莊』，與全書不一致，故改。此外，書中『張宮保』、『莊宮保』，『魏謙』、『魏誠』，同爲一人而姓名錯雜，我們即以日日新聞本初出爲據，統一爲『張宮保』、『魏謙』。

上述整理工作上的疎漏、錯誤，相信一定會有，我們期待着讀者的批評、指正。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七年四月

目錄

自敘

第一回	土不制水歷年成患	風能鼓浪到處可危	一
第二回	歷山山下古帝遺踪	明湖湖邊美人絕調	二〇
第三回	金線東來尋黑虎	布帆西去訪蒼鷹	一九
第四回	宮保求賢愛才若渴	太尊治盜疾惡如仇	三〇
第五回	烈婦有心殉節	鄉人無意逢殃	四〇
第六回	萬家流血頂染猩紅	一席談心辯生狐白	四九
第七回	借箸代籌一縣策	納楹閒訪百城書	五九
第八回	桃花山下遇虎	柏樹峪雪中訪賢	七〇
第九回	一客吟詩負手面壁	三人品茗促膝談心	八〇

第十回	驪龍雙珠光照琴瑟	犀牛角聲叶筵篴	九
第十一回	疫鼠傳染成害馬	癩犬流災化毒龍	一〇
第十二回	寒風凍塞黃河水	暖氣催成白雪辭	一一
第十三回	妮妮青燈女兒酸語	沿沿黃水觀察嘉謨	一二
第十四回	大縣若蛙半浮水面	小船如蟻分送饅頭	一三
第十五回	烈焰有聲驚二翠	嚴刑無度逼孤孀	一四
第十六回	六千金買得凌遲罪	一封書驅走喪門星	一五
第十七回	鐵砲一聲公堂解索	瑤琴三疊旅舍銜環	一六
第十八回	白太守談笑釋奇冤	鐵先生風霜訪大案	一七
第十九回	齊東村重搖鐵串鈴	濟南府巧設金錢套	一八
第二十回	浪子金銀伐性斧	道人冰雪返魂香	一九

附錄

老殘遊記續集遺稿（六回）	二〇
--------------	----

第一回

土不制水歷年成患

風能鼓浪到處可危

話說山東登州府東門外有一座大山，名叫蓬萊山。山上有個閣子，名叫蓬萊閣。這閣造得畫棟飛雲，珠簾捲雨，十分壯麗。西面看城中人戶，煙雨萬家；東面看海上波濤，崢嶸千里。所以城中人士往往於下午攜尊〔一〕，挈酒在閣中住宿，准備次日天未明時，看海中出日，習以爲常。這且不表。

却說那年有個遊客，名叫老殘。此人原姓鐵，單名一個英字，號補殘；因慕懶殘和尚煨芋的故事〔二〕，遂取這『殘』字做號。大家因他爲人頗不討厭，契重他的意思，都叫他老殘，不知不覺，這『老殘』二字便成了個別號了。他年紀不過三十多歲，原是江南人氏。當年也曾讀過幾句詩書，因八股文章〔三〕做得不通，所以學也未曾進得一個〔四〕，教書沒人要他，學生意又嫌歲數大，不中用了。其先他的父親原也是個三四品的官〔五〕，因性情迂拙，不會要錢，所以做了二十年實缺〔六〕，回家仍是賣了袍褂做的盤川〔七〕。你想，可有餘資給他兒子應用呢？

這老殘既無祖業可守，又無行當〔八〕可做，自然『飢寒』二字漸漸的相逼來了。正在無可如何，

可巧天不絕人，來了一個搖串鈴〔一〕的道士，說是曾受異人傳授，能治百病，街上人找他治病，百治百效。所以這老殘就拜他爲師，學了幾個口訣，從此也就搖個串鈴，替人治病餬口去了，奔走江湖近二十年。

這年剛剛走到山東古千乘〔二〕地方，有個大戶，姓黃，名叫瑞和，害了一個奇病〔三〕：渾身潰爛，每年總要潰幾個窟窿，今年治好這個，明年別處又潰幾個窟窿，經歷多年，沒有人能治得。這病每發都在夏天，一過秋分，就不要緊了。

那年春天，剛剛老殘走到此地，黃大戶家管事的，問他可有法子治這個病。他說：『法子儘有，只是你們未必依我去做。今年權且略施小技，試試我的手段。若要此病永遠不發，也沒有什麼難處，只須依着古人方法，那是百發百中的。別的病是神農〔四〕黃帝〔五〕傳下來的，只有此病是大禹〔六〕傳下來的。後來唐朝有個王景〔七〕得了這個傳授，以後就沒有人知道此方法了。今日奇緣，在下到也懂得些個。』於是黃大戶家遂留老殘住下替他治病。却說真也奇怪，這年雖然小有潰爛，却是一個窟窿也沒有出過。爲此，黃大戶家甚爲喜歡。

看看秋分已過，病勢今年是不要緊的了。大家因爲黃大戶不出窟窿，是十多年來沒有的事，異常快活，就叫了個戲班子，唱了三天謝神的戲，又在西花廳上，搭了一座菊花假山，今日開筵，明朝設席，鬧的十分暢快。

這日，老殘吃過午飯，因多喝了兩杯酒，覺得身子有些困倦，就跑到自己房裏一張睡榻上躺下，歇息歇息。才閉了眼睛，看外邊就走進兩個人來：一個叫文章伯，一個叫德慧生。這兩人本是老殘的至友，一齊說道：「這們長天大日的，老殘，你蹲家裏做甚？」老殘連忙起身讓坐，說：「我因為這兩天困於酒食，覺得怪膩的慌。」二人道：「我們現在要往登州府去，訪蓬萊閣的勝景，因此特來約你。車子已替你雇了。你趕緊收拾行李，就此動身罷。」老殘行李本不甚多，不過古書數卷，儀器幾件，收檢也極容易，頃刻之間便上了車。無非風餐露宿，不久便到了登州，就在蓬萊閣下覓了兩間客房，大家住下，也就玩賞玩賞海市的虛情，蜃樓（云）的幻相。

次日，老殘向文、德二公說道：「人人都說日出好看，我們今夜何妨不睡，看一看日出，何如？」二人說道：「老兄有此清興，弟等一定奉陪。」

秋天雖是晝夜停勻時候，究竟日出日入，有蒙氣傳光（云），還覺得夜是短的。三人開了兩瓶酒，取出攜來的肴饌，一面吃酒，一面談心，不知不覺，那東方已漸漸發大光明了。其實離日出尚遠，這就是蒙氣傳光的道理。三人又略談片刻。德慧生道：「此刻也差不多是時候了，我們何妨先到閣子上頭去等呢？」文章伯說：「耳邊風聲甚急，上頭窗子太敞，恐怕寒冷，比不得這屋子裏暖和，須多穿兩件衣服上去。」

各人照樣辦了，又都帶了千里鏡（云），攜了毯子，由後面扶梯曲折上去。到了閣子中間，靠窗一張桌子旁邊坐下，朝東觀看，只見海中白浪如山，一望無際，東北青煙數點，最近的是長山島，再遠

便是大竹、大黑等島了。那閤子旁邊風聲呼呼價響，彷彿閤子都要搖動似的，天上雲氣一片一片價疊起。只見北邊有一片大雲，飛到中間，將原有的雲壓將下去，並將東邊一片雲擠的越過越緊，越緊越不能相讓，情狀甚爲譎詭。過了些時，也就變成一片紅光了。

慧生道：『殘兄，看此光景，今兒日出是看不着的了。』老殘道：『天風海水，能移我情，即是看着日出，此行亦不爲辜負。』章伯正在用遠鏡凝視，說道：『你們看！東邊有一絲黑影隨波出沒，定是一隻輪船由此經過。』於是大家皆拿出遠鏡對着觀看。看了一刻，說道：『是的，是的。你看，有極細一絲黑線，在那天水交界的地方，那不就是船身嗎？』大家看了一回，那輪船也就過去，看不見了。慧生還拿遠鏡左右觀視。正在凝神，忽然大叫：『噯呀，噯呀！你瞧，那邊一隻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好不危險！』兩人道：『在什麼地方？』慧生道：『你望正東北瞧，那一片雪白浪花，不是長山島嗎？在長山島的這邊，漸漸來得近了。』兩人用遠鏡一看，都道：『噯呀，噯呀！實在危險得極！幸而是向這邊來，不過二三十里就可泊岸了。』

相隔不過一點鐘之久，那船來得業已甚近。三人用遠鏡凝神細看，原來船身長有二十三、四丈，原是隻很大的船。船主坐在舵樓之上，樓下四人專管轉舵的事。前後六枝桅桿，掛着六扇舊帆，又有兩枝新桅，掛着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舊的帆，算來這船便有八枝桅了。船身吃載很重，想那艙裏一定裝的各項貨物。船面上坐的人口，男男女女，不計其數，却無篷窗等件遮蓋風日，——同那天津到北京火車的三等客位一樣。——面上有北風吹着，身上有浪花濺着，又濕又寒，又飢又怕。看這船

上的人都有民不聊生的氣象。那八扇帆下，各有兩人專管繩腳的事。船頭及船幫上有許多的人，彷彿水手的打扮。

這船雖有二十三、四丈長，却是破壞的地方不少：東邊有一塊，約有三丈長短，已經破壞，浪花直灌進去；那旁，仍在東邊，又有一塊，約長一丈，水波亦漸漸浸入；其餘的地方，無一處沒有傷痕。那八個管帆的却是認真的在那裏管，只是各人管各人的帆，彷彿在八隻船上似的，彼此不相關照。那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隊裏亂竄，不知所做何事。用遠鏡仔細看去，方知道他在那裏搜他們男男女女所帶的乾糧，並剝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章伯看得親切，不禁狂叫道：『這些該死的奴才！你看，這船眼睜睜就要沉覆，他們不知想法敷衍着早點泊岸，反在那裏蹂躪好人，氣死我了！』慧生道：『章哥，不用着急。此船目下相距不過七八里路，等他泊岸的時候，我們上去勸勸他們便是。』正在說話之間，忽見那船上殺了幾個人，拋下海去，捩過舵來，又向東邊去了。章伯氣的兩腳直跳，罵道：『好好的一個人，無窮性命，無緣無故斷送在這幾個駕駛的人手裏，豈不冤枉！』沉思了一下，又說道：『好在我們山脚下有的是漁船，何不駕一隻去，將那幾個駕駛的人打死，換上幾個？豈不救了一船人的性命？何等功德！何等痛快！』慧生道：『這個辦法雖然痛快，究竟未免鹵莽，恐有未妥。請教殘哥以爲何如？』老殘笑向章伯道：『章哥此計甚妙，只是不知你帶幾營人去？』章伯憤道：『殘哥怎麼也這們糊塗！此時人家正在性命交關，不過一時救急，自然是我們三個人去。那裏有幾營人來給你帶去！』老殘道：『既然如此，他們船上駕駛的不下頭二百人，我們三個人要去殺他，

恐怕只會送死，不會成事罷。高明以爲何如？」章伯一想，理路却也不錯，便道：「依你該怎麼樣？難道白白地看他們死嗎？」老殘道：「依我看來，駕駛的人並未曾錯，只因兩個緣故，所以把這船就弄的狼狽不堪了。怎麼兩個緣故呢？一則他們是走「太平洋」的，只會過太平日子。若遇風平浪靜的時候，他駕駛的情狀亦有操縱自如之妙，不意今日遇見這大的風浪，所以都毛了手脚。二則他們未曾預備方鍼。平常晴天的時候，照着老法子去走，又有日月星辰可看，所以南北東西尙還不大很錯。這就叫做「靠天吃飯」。那知遇了這陰天，日月星辰都被雲氣遮了，所以他們就沒了依傍。心裏不是不想望好處去做，只是不知東南西北，所以越走越錯。爲今之計，依章兄法子，駕駛漁艇，追將上去，他的船重，我們的船輕，一定追得上的。到了之後，送他一個羅盤，他有了方向，便會走了。再將這有風浪與無風浪時駕駛不同之處，告知船主，他們依了我們的話，豈不立刻就登彼岸了嗎？」慧生道：「老殘所說極是，我們就趕緊照樣辦去。不然，這一船人實在可危的極！」

說着，三人就下了閣子，分付從人看守行李物件。那三人却俱是空身，帶了一個最準的向盤，一個紀限儀（log），並幾件行船要用的物件，下了山，——山脚下有個船塢，都是漁船停泊之處。——選了一隻輕快漁船，掛起帆來，一直追向前去。幸喜本日括的是北風，所以向東向西都是旁風，使帆很便當的。

一霎時，離大船已經不遠了，三人仍拿遠鏡不住細看。及至離大船十餘丈時，連船上人說話都聽得見了。誰知道除那管船的人搜括衆人外，又有一種人在那裏高談闊論的演說。只聽他說道：「你們

各人均是出了船錢坐船的，況且這船也就是你們祖遺的公司產業，現在已被這幾個駕駛人弄的破壞不堪，你們全家老幼性命都在船上，難道都在這裏等死不成？就不想個法兒挽回挽回嗎？真真該死奴才！該死奴才！」衆人被罵的直口無言。內中便有數人出來說道：『你這先生所說的都是我們肺腑中欲說說不出的話，今日被先生喚醒，我們實在慚愧，感激的很！只是請教有什麼法子呢？』那人便道：『你們知道現在是非錢不行的世界了，你們大家斂幾個錢來，我們捨出自己的精神，拚着幾個人流血，替你們掙個萬世安穩自由的基業，你們看好不好呢？』衆人一齊拍掌稱快。

章伯遠遠遠聽見，對二人說道：『不想那船上竟有這等的英雄豪傑！早知如此，我們可以不必來了。』慧生道：『姑且將我們的帆落幾葉下來，不必追上那船，看他是如何的舉動。倘真有點道理，我們便可回去了。』老殘道：『慧哥所說甚是。依愚見看來，這等人恐怕不是辦事的人，只是用幾句文明的辭頭騙幾個錢用罷了！』

當時三人便將帆葉落小，緩緩的尾大船之後。只見那船上人斂了許多錢，交給演說的人，看他如何動手。誰知那演說的人，斂了許多錢去，找了一塊衆人傷害不着的地方，立住了腳，便高聲叫道：『你們這些沒血性的人，涼血種類的畜生，還不趕緊去打那個掌舵的嗎？』又叫道：『你們還不去把這些管船的一個一個殺了嗎？』那知就有那不懂事的少年，依着他去打掌舵的，也有去罵船主的，俱被那旁邊人殺的殺了，拋棄下海的拋下海了。那個演說的人，又在高處大叫道：『你們爲什麼沒有團體？若是全船人一齊動手，還怕打不過他們麼？』那船上人，就有老年曉事的人，也高聲叫道：『諸

位切不可亂動！倘若這樣做去，勝負未分，船先覆了！萬萬沒有這個辦法！」

慧生聽得此語，向章伯道：「原來這裏的英雄只管自己斂錢，叫別人流血的。」老殘道：「幸而尚有幾個老成持重的人，不然，這船覆的更快了。」說着，三人便將帆葉抽滿，頃刻便與大船相近。篙工用篙子鉤住大船，三人便跳將上去，走至舵樓底下，深深的唱了一個喏（三），便將自己的向盤及紀限儀等項取出呈上。舵工看見，倒也氣，便問：「此物怎樣用法？有何益處？」

正在議論，那知那下等水手裏面，忽然起了咆哮，說道：「船主！船主！千萬不可爲這人所惑！他們用的是外國向盤，一定是洋鬼子差遣來的漢奸！他們是天主教！他們將這隻大船已經賣與洋鬼子了，所以才有這個向盤。請船主趕緊將這三人綁去殺了，以除後患。倘與他們多說幾句話，再用了他的向盤，就算收了洋鬼子的定錢，他就要來拿我們的船了！」誰知這一陣嘈嚷，滿船的人俱爲之震動。就是那演說的英雄豪傑，也在那裏喊道：「這是賣船的漢奸！快殺，快殺！」

船主舵工聽了，俱猶疑不定。內中有一個舵工，是船主的叔叔，說道：「你們來意甚善，只是衆怒難犯，趕快去罷！」三人垂淚，趕忙回了小船。那知大船上人，餘怒未息，看三人上了小船，忙用被浪打碎了的斷樁破板打下船去。你想，一隻小小漁船，怎禁得幾百個人用力亂砸？頃刻之間，將那漁船打得粉碎，看着沉下海中去了。未知三人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一）章——同傳，盛酒的器具。

（二）懶殘和尚煨芋的故事——唐朝衡嶽寺的和尙明懶禪師，性子懶惰，時常吃別人吃膩的食

物，號叫「爛殘」，李泌住在寺裏讀書，一天夜裏去拜訪他，他正在牛糞火中煨芋頭吃，拿吃剩的半個給李泌，並對他說：「小心不要多講話，去做十年宰相。」後來李泌果然做了唐德宗（李适）的宰相。這是一個預言性的故事。（三）入股文章——明清兩朝科舉考試的一種主要文體。截取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五經（易經、詩經、書經、禮記、春秋）中的文句或章，節命題，因為要「代聖賢立言」，所以除記事題外，必須模擬「聖賢」的語氣說話。每篇文章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等部分組成，後面的四股是文章的重心，每股中又需有兩股互相排偶的文字，合共入股，所以叫做入股文。

（四）學也未曾進得一個——連秀才都沒有考上的意思。科舉時代，秀才才有資格到縣（州）或府的學宮裏讀書，所以考取了秀才叫「進學」。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秀才才算是合格的教書先生，所以下文有「教書沒人耍他」的話。（五）三四品的官——清朝官制：文武官階都定為九品，每品中又各有正、從，以地方官為例：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是正三品，道員是正四品。

（六）實缺——有實際職位的官，與有銜無職的「候補」對稱。（七）盤川——旅費。（八）行當——職業。（九）串鈴——本來是道教方士行醫時引人注意的專門用具，為一中空的銅環，套在手上擺動發聲，後來成為「走方郎中」通用的標識。

（一〇）古千乘——千乘，漢代的郡名，即今山東高苑縣，區域在今歷城縣至益都縣一帶。（一一）奇病——這裏是影射黃河的災害。「黃瑞和」可能是「黃水河」的諧音。本書常用一些象徵性的寫法，下文類此情況不一一注明。（一二）神農——神話傳說中的上古帝號，又號軒轅氏。

（一三）黃帝——神話傳說中的上古帝號，又號軒轅氏，有熊氏。相傳最古的醫書《內經》，就是記載他與臣子岐伯問答的書，切脈和炮製藥材也是他的臣子雷公發明的。（一四）禹——夏朝的開國主，又稱夏禹。神話傳說我國遠古時代洪水氾濫，人民不能安居，禹受舜命，用十三年的艱苦勞動，疏通河流，治平洪水。

（一五）王景——見第三回注。（一六）海市蜃樓——海上空氣平靜，上下密度不同時，因光線的折射作用，會現出遠方城市樓台的幻象，古人認為是蜃（較的一種）吐氣而成，故稱「海市蜃樓」。（一七）蒙氣傳光——蒙氣，帶有大氣，即霧氣，早晨太陽將出之前和傍晚剛落之後，光線雖不能直接照射大地，地上却仍相當明亮，就是因為空中大氣的折光作用，這就叫「蒙氣傳光」。（一八）千里鏡——就是望遠鏡，下文「遠鏡」同。

（一九）紀限儀——又名「六分儀」，測量儀器。在航海上，用來測定太陽的高度，以求得船隻所處之方位。（二〇）唱了一個咭（日也）——古人敬禮時，一面拱揖，一面嘴裏咭咭致辭，叫唱咭。這裏是作揖的意思，「唱了一個咭」，就是作了一個揖。

第一回 土不制水歷年成患 風能鼓浪到處可危